

菲德尔·卡斯特罗

**在国际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会
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人 民 出 版 社

統一書號: 3001·681

定 价: 0.15 元

国际学联各位委员先生，
同志们：

有时候，当我们的感情实际上讲着同一种语言，而我们的嘴里却没有一种共通的语言的时候，的确会使人感到万分遗憾。碰到这种困难，我就想起了翻译，——我希望他们都是好翻译，（笑声）这个玩笑是对古巴翻译说的——想起了我们不得不在联合国讲话的时刻。当然那里和这里有所不同，这里更好地代表了各国人民。（掌声）而且还有一个不同：这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生的代表……。（掌声）因此我们在这个讲坛上要感觉舒服得多。

你们的这次会议对我国人民来说是一种光荣。古巴人确实把国际学联执行委员会召开的有观察员参加的这次会议看作一件光荣的事。你们和我们一同生活了几天，——贝利康同志说是许多天，而我们说是很少几天——正当我们开始和你们搞熟了的时候，你们就要离去，我们实在是恋恋不舍。我们一直关心着你们会议的讨论和你们所研究的一切议题，因为，你们都是满怀热情的青年，要求对世界上的一切问题发表你们的意见。

我国人民时刻亲切地关注着这些讨论。以前，我们也知道国际学联在世界其他各地举行的历次会议，通过电台、报纸、电报把消息传到我们这里。但是，你们也知道，这些消息在某些情况下从

不确切地反映真情实况。然而，这一次你们的会议在我们国家举行，我们感到很高兴。

古巴革命的诽谤者会说什么呢？他们对这次会议会说什么呢？他们会说，你们是在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可怕的警察国家中生活了几天，是在恐怖之中生活了几天；偷听你们，跟踪你们，监视你们，并且使你们受到一系列的限制和欺骗，不能看到任何东西；你们周围的一切都是假象。这正像小说中、那些关于可怜世界的侦探小说中所描写的一样。这个世界，不久以前还是可怜的，但是现在它不再是不幸的了，这已经有了一些日子……。（掌声）他们把经常用来欺骗和蒙蔽人类的谎话和捏造——欺骗和蒙蔽这两个词对于不讲西班牙语的人来说是同义词——用来描写我国，也用来描写其他国家的革命和人民。

很可能，你们中间的某些人回去的时候，会被你们家里人看作是英雄人物，如果你们的家人曾读过某些描写古巴的消息的话。而当他们一旦看到你们各自平安无事地回到家里，他们就禁不住会惊讶万分的。

革命是历史上最受到诬蔑的事件。这一点我们很清楚。来自进行过革命的国家的学生们也知道这一点，而那些来自需要革命而尚未进行革命的国家的学生们，一当他们进行革命时，也会懂得这一点……。（掌声）

我们以前只是肤浅地知道，革命是要受到诬蔑的。而事实确是如此，现在竟仍然有人说法国革命的坏话。在这个时候还讲法国革命的坏话不可谓不是走极端了。可是竟然有人还在谈论法国的恐怖日子和断头台，谈论法国革命的弊端和枉法。受到那次革命打击的利益集团早已从历史上消失，今天反对革命的已经是另一些利益集团，而在这个时候却还有人诬蔑那次革命。

自然，一切反动阶层从来就是一切革命的敌人。如果我们追溯一下历史的话，甚至现在还有人在诬蔑古代的革命。有这样的历史家，他们在写人类历史初期的许多革命运动时也要横加歪曲。

当然，能够认识这些事实的革命者，是不会被任何对一个国家革命所说的谎言和任何诬蔑所动摇的。我们革命者镇静沉着，甚至当我们看到对我国革命所写的愚蠢而荒谬的报道时，我们有时也只是一笑置之。因为我们知道人们争取正义和自由的斗争的必然结局，知道各国人民争取主权和权利的斗争的必然结局。我们对这种斗争的结果具有坚定的信心。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从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力量的时候，人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真正进步、真正正义和真正自由的时代。

历史是不会由合众国际社和美联社来写的。历史也不是由各国反动派写的。历史要由革命者为未来的世代来写……（掌声）那时世世代代的人们将会了解全部真理，了解每个人在这场斗争中所担当的角色。下代的人们摆脱了蒙蔽和谎言的欺骗，将能认识到人类的种种问题，也将能了解世界各地的人们为了争取这种正义、争取这种自由所付出的全部努力。今天为反对企图阻碍人类进步的历史上最后的反动势力而进行的最后战斗，即为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斗争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人民所作的努力，到那时，在人们的眼里将会变得异常伟大。（掌声）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词概括了一切。如果不了解世界当前这个时刻每个人的首要职责就是为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斗争，那末，他怎么能够自称为正直的人？他怎么能够自称为民主人士？他怎么能够自称为革命者？他又怎么能够自称为和人类有着休戚与共之情呢？（掌声）原因就在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意味着一切。它不仅意味着剝削，意味着罪行，意味着干涉主义，意味着征服，而且还意味着战争危险，意味着奴隶制度，意味着人类的痛苦。因为它不仅给世界带来物质的和社会的祸害，而且还潜伏着造成人类巨大灾难的危险。我們每天从报纸上看到的流血事件——这一天在刚果，那一天在阿尔及利亚，另一天在亚洲或非洲的葡属殖民地，再一天在老撾，又一天在埃及或者古巴，这些接连不断的事件——都有一个根源，一个原因，那就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没有殖民主义，没有帝国主义，世界上就不会发生流血事件。没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卢蒙巴就不会遭到卑鄙的杀害，就不会有阿尔及利亚的大量流血事件，就不会有安哥拉的流血事件，就不会有老撾的流血事件，如像在埃及、朝鲜和古巴所发生的流血情况那样。没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上就没有必要在毁灭性武器上花费大量的金钱。没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就不会有战争的危险。没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人类就会朝着具有进步和幸福的可能无限的光明阶段迈进。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束缚世界的两支铁锚，是阻碍人类进步的绊脚石。谁不懂得这一点，谁不首先了解这一点，不管他们自称为民主人士也好，自称为有思想、有见地的人也好，如果不首先懂得这个世界现实的起码知识，那就只不过是一群连现在人类处于什么时刻也一无所知的可怜虫罢了。

谁不了解这一点，就什么也不能了解。谁不了解这一点，就会很容易受人蒙蔽和欺骗。

这样，其他一切他们都不能理解，或者理解错误。谁相信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用来打扮和粉饰他们在世界上所担当的角色的一系列谎言，谁不懂得这些真理，谁也就会相信其他一切谎言，就会相

信那些企图找到某种言辞来掩饰自己在世界上真面目的人所厚颜无耻地谈论的“自由”、“民主”、“权利”，以及其他种种“美妙的东西”。（掌声）

他们还创造了一系列的关于“自由”的假想。啊！什么西班牙人的“自由”，尼加拉瓜人的“自由”，巴拉圭人的“自由”，阿尔及利亚人的“自由”，刚果人的“自由”，安哥拉人的“自由”，危地马拉人的“自由”，美国南部和北部的黑人，甚至白种工人的“自由”，（掌声）南非绝大多数居民的“自由”，饥寒交迫的印第安人的“自由”，被迫害、被虐待的工人的“自由”，具有自由和进步思想的人们和具有先进思想的人们的“自由”！啊！什么“思想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权利”——这些所谓“自由世界”（要加上大大的引号）的赞美者所提出来的词句都是黠武主义者，死亡贩子，热核武器、战舰、飞机和各种武器的制造商所披的外衣。这是充满着形形色色剥削者的世界，他们剥削本国劳动者，并且还贪心不足地占有他国财富，掠夺他国的资源，剥削他国人民的劳动。这是骗子手、黑心商人、各种投机商、大庄园主、军阀和奴隶主的世界。这个世界已经为人们所洞悉了，人们对它有了足够的认识，而且愈来愈多的人民会了解它。其结果，是使他们日益难于玩弄拿空洞的言辞来粉饰事情实质的手法。

世界上如果规定这样一条法律：任何人无权开采他国人民的自然资源，任何人无权剥削他国人民的劳动，那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就会完蛋。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享受自己领土上的资源，享受自己子女的劳动成果，任何政府、任何国家都无权剥削他国人民的自然资源和劳动。有誰能在道义上否认这样一条法律是人类最公正的法律呢？有誰能否认这是人类最正义、最道德的法

律呢？

如果問問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他們是否同意這項原則，你們就會看到，帝國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一定首先維護進行海盜活動的權利、掠奪的權利、剝奪他國人民自然資源的權利、剝削他國人民子孫勞動的權利。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是不遵守人類道德準則的。

這就是今天的鬥爭，這就是各國人民的鬥爭，這就是各國青年的鬥爭，這就是各國學生的鬥爭。我講的學生不是指特權階級的“少爺”，因為進了大學的享有特權的“少爺”仍然是特權階級，而不是學生。（掌聲）

不論是為了維護本階級利益而上大學的享有特權的“少爺”，還是被符合於本特權階級利益的哲學和思想迷了心竅的“少爺”，都不是學生，因為只有學習的人，學知識的人，才是學生。無論如何，頭腦混亂的學生，贊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黷武主義，贊同剝削他國人民的財富，剝削他國人民的勞動的學生，只會是一個政治上留級的學生。（掌聲）

因此，每一個真正的學生的首要職責，每一個青年、工人、農民、正直的知識分子的首要職責，就是捍衛正義，正義是值得青年人加以捍衛，並為之作出一切可能犧牲的唯一旗幟。

為什麼要為維護剝削者的“權利”去犧牲呢？為什麼要為維護人類的掠奪者、人類的剝削者的“權利”去犧牲呢？很明顯，人類的剝削者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數，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利”，就必然要尋找甘心情願像羊群一樣跟隨着他們進屠宰場的人。很明顯，這一小撮人本身是沒有力量來維持其特權的，因此他們就需要借助於自己的同盟者：謊言。因為只有用謊言，這些大特權階級才有可能把一部分人類、把一部分人民拖入保護他們的利益、維護他

們的特权的斗争中去。

因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最得力的同盟者就是谎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就是剥削加谎言，这正是为了蒙蔽，为了欺骗。因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要有自己的通讯社。因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掌握了报纸发行网、广播网、电视网，以及一帮卖身投靠的作家。这都是为了造谣、蒙蔽和欺骗人类。

你们想一想，我们在古巴革命以前所知道的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一切事情，完全都来自美国的通讯社。我国人民就是通过各种反动的报纸得知世界上的消息的。因为，你们根本不能设想，受剥削的农民会有一家报纸或一座电视台，根本不能设想，一个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工人会是一座电台的老闆。最重要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属于壟断集团，属于百万富翁，属于反动派。这就是帝国主义所侈谈的自由的美妙权利：只有寥寥几个富翁和大报纸的主人才有在报上写文章的自由。

我国人民过去对阿尔及利亚、对朝鲜、对中国、对苏联、对非洲、对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发生的事件所知道的一切，都不外是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所发表的东西，以及经过反动的广播网、电视网和报纸转发的东西。因此，我国人民通过美联社、合众国际社，通过反动派的各种思想宣传工具才“知道了”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很好地知道了”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难道你们不认为，我国人民得到的不是很好的“报道”吗？

这就是我们过去对世界所了解的一切。而拉丁美洲有多少国家的人民不是依然处于这种状况呢？世界上有多少民族不是依然处于这种悲惨的境地，处于连世界上发生的事件都不知道，并且受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卑鄙可耻的欺骗的极端悲惨的境地呢？想到一国人民甚至连了解世界上各地发生的事情的权利都没有，多

么令人痛心啊!

他們就这样欺騙着我国的一大部分人民，就这样使我国一大部分人民生活于蒙蔽和謊言之中。許多年来我們就这样讀着对苏联和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写的謊言。(掌声)

我們就这样过日子，就以这种方式“知道了”非洲人民爭取独立的运动。对非洲，我們只知道美国电影《人猿泰山》所告訴我們的一切。在这些电影中，非洲总是以半裸体、手持长矛、被白种人英雄击败的部落居民的面貌出現的。白种人英雄自然手里拿着自动步枪。他們从来不談到非洲巨大的政治意义和巨大的精神财富，也从不談及非洲人民美好的品质。

这就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企图向我們描繪的非洲形象，他們也企图向我們描繪一个类似的亚洲形象，描繪一个类似的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形象。他們总是把印第安人描繪成懶惰的、衰退的、不願劳动的人。他們企图以一个垂头丧气的印第安人来代表墨西哥，就好像我們是低等种族一样。而我們和“最高等的”美国种族比較起来只不过在一个方面低于他們，那就是我們飯桌上菜盘里的东西比不上他們。(掌声)

他們把貧困和饥饿的原因归諸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天生的品质。他們把饥饿，把这耗尽了非洲人、亚洲人、拉丁美洲人最宝贵的精力的饥饿叫做懶惰，叫做缺乏勤劳的精神，叫做劣根性。我們的劣根性就是饥饿，就是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所强加給我們人民的饥饿。而我們的优越性就在于我們的牺牲精神，就在于我們忍受饥饿的折磨的能力。

所以，我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可以大談自己的优越性，比那些——我当然不是指人民——比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的那些寡头剝削者有更大的优越性。

我們一向看到的世界的歪曲形象，也就是今天他們企圖向世界其他地方散播的古巴革命的歪曲形象。你們大概看見了合众国际社、美联社、美国报刊、美国电台和电视台每天要用多少篇幅来对付古巴革命。它們給予古巴和古巴革命很大的注意，用足够的篇幅来打算扼杀古巴的榜样，消灭古巴榜样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国家人民中間的影响。实际上，帝国主义如此关心古巴，花上这样多的篇幅来对付古巴，这就实质上承认了，在我們小小的国家面前他們是軟弱无能的。帝国主义恰好承认了他們对下面这种现象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一个受他們干涉的国家、一个五十年来他們企圖用謊言制服的国家，今天已經成为一次偉大革命的舞台。

帝国主义者怎样向世界解釋，它的邻居，它的“小小的”古巴“邻居”竟然造起反来了呢？它怎样向世界解釋，它的“小小的邻居”，竟然无視这样多的电影、小說、合众国际社和美联社的消息、《生活》杂志、《时代》杂志、《讀者文摘》所作的宣傳，而造起反来了呢？（掌声）美帝国主义如何解釋我們古巴人竟然那样不听他們的說教呢？是我們这些学生不好，还是我們的老师不好？（笑声）是我們坏呢，还是美帝国主义的說教坏？他們如何解釋我們这样一个小国的人民已經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撕掉蒙在我們眼睛上的綑帶、这条我們全体人民已經撕掉了的綑帶？（掌声）强大的帝国主义邻居，万能的帝国主义邻居，它有亿万美元、黄金、舰队、原子彈等等，它有整套的間諜、顛复系統和五角大楼，总之，它有把恐怖和暴力强加于这个世界的一切手段；它还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新聞机关，鎮压机器，进行訛詐和干涉的机构。它如何向世界解釋，尽管它掌握着这一切，古巴却仍然获得了解放？

难道这是苏联的过錯？难道这是“国际共产主义”通过渗透使古巴革命走上邪道的过錯？啊，那末，苏联人多么强大！国际共产

主义者多么能干，手段多么高明！（**掌声**）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話，那末美帝国主义就等於說，苏联人远比他們高明得多，（**掌声**）因为苏联人差不多住在地球的另一边，尽管思想不能够坐宇宙火箭旅行，尽管革命政府和革命运动不能通过远距离控制来組織，而他們却能够把这样“黑暗的”思想、这样“激进的”思想、这样“可怕的”思想灌輸进帝国主义的这个“小邻居”的头脑中来。在这里苏联人既沒有情报組織，也沒有一家电台、电视台，沒有新聞网，而帝国主义却拥有許多电台、电视台、报纸、通訊社、电影、小說、杂志、旅行家等等，可是苏联人是怎么搞的？他們用了什么神通竟在美国的大門口如此地扭轉了我国的方向？

如果这是由于苏联人，由于国际共产主义搞起来的，那末，这就等於說这种渗透馬上也就会使美国的南部各州造起反来。（**掌声**）因为，归根到底，在古巴和佛罗里达之間，正像他們經常說的那樣，只不过相隔九十哩，这是对我們很不幸的事！（**笑声**）

帝国主义的那些荒唐可笑、肤淺的“論据”就是这样，他們不能承认唯一的真理：我們发动起义的原因，不是別的，而是因为我們受人剝削，我們不願再做美国的殖民地，不願意再凡事都得由美国大使館来批准，不願事事向华盛顿的国务院請示。我們不願再做美帝国主义的小卒，不願再受剝削。我們要自由，因此我們自由了！（**經久不息的掌声和喊声**：“要古巴，不要美国佬！”“菲德尔，坚决地、狠狠地揍美国佬！”）

古巴革命证明，帝国主义本身就包含着毁灭自己的根源，因为革命的根源不是来自任何別的地方！革命的根源是不能輸入的，也不需要輸入，因为这个根源就存在于所有被压迫、被剝削的殖民地人民中間。（**掌声**）哪里有剝削，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哪里就有这种禍害，那里就有解除災禍的妙方。哪里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

和剝削，那里就有革命的根源。

因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只意味着对各国人民的剝削和奴役，所以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就存在着迟早要結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的根源。

但是生病的人，自知注定要死的病人是会采用一切办法，求救于一切药物的。同样，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也在挖空心思，寻求挽救自己的药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作为腐朽的、注定要灭亡的社会，就像是床头上围着一群医师的病人，他們在那里想尽各种药方，花了几十年的时间采取各种办法企图使病人活下来，那怕活几年也好。

因此，我們看到了新的殖民主义形式，看到了假独立的共和国，看到了这样的国家：人們对它們說：“你可以有一面国旗，有一首国歌，可以有一个大使，还可以有某种类型的政府，以便称得上独立国家”；而同时，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却还保留着所有的权力。不願俯首听命的政府可要当心！因为在你身边有一个蒙博托，有一个巴蒂斯塔，**(喊声)**有暴力，有政变，有施加經濟压力的机构，还有强大的宣傳机器，可以随时动手破坏这个政府的基础。

这些就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个垂死的病人所慣用的药方。你們沒有看見美国国务院的代理人在拉丁美洲来回奔波嗎？你們沒有看到史蒂文森先生所担当的可怜角色嗎？啊，史蒂文森先生！那种了不起的美国“民主”，那位高貴的、“进步的和超民主的”人物！史蒂文森先生！在联合国充当了多么可怜的角色！史蒂文森先生！在以賽萊絲蒂娜^①的身份奔走于拉丁美洲、与各国

① Celestina，是費尔南多·德·罗哈斯(Fernando de Rojas)戏剧中的角色，以介紹男女幽会而出名，这里喻为拉皮条的人。——譯者注

統治者（他們甚至不願听他的講話了）窃窃私語時，他充當了多么可憐的角色！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地從一國首都溜到另一國首都，為的是不讓群眾知道史蒂文森先生的到來，否則會給予像對他的朋友尼克松同樣的西紅柿和臭雞蛋的歡迎！這是多么悲慘的角色！

那些在拉丁美洲各國首都偷偷地溜來溜去的帝國的使者們到底在幹什麼事？那些不願公開露面的帝國的使者們到底幹了什麼事？

帝國的使者竟然不敢在拉丁美洲各國首都的街道上行走，這是多大的恥辱！帝國使者的角色是個多么可憐的角色！現在美國人只得求助於一位有過所謂“和藹可親”的稱號的人，但是，在吉隆灘冒險之後，這一稱號也就喪失殆盡了。（掌聲）因為，如果說崇高的事物和荒唐的事物之間確實只有一步之差的話，那末，在和藹的史蒂文森和不幸的史蒂文森之間的距離就只有千分之一吋！

世界上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在拉丁美洲也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這些奇怪的事就是挽救垂死者的藥方。帝國主義床頭的大夫們建議它採用所有這些救急的藥方，採用向拉丁美洲奉送數百萬美元的藥方。這些就是臭名遠揚的帝國主義所求救的藥方。但是已經太晚了。帝國主義已經患了不治之症。這就是衰老病，帝國主義和其難兄弟——殖民主義——所患的這個病入膏肓的衰老症是任何床頭大夫的勸告所醫治不了的。

這就是現在全世界所發生的事。應該睜開眼睛看清它，應該擦亮眼睛。在這個時代不要比別人愚蠢，更不要比帝國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愚蠢，因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確實知道他們自己的底細，確實知道他們所患的病症，也確實知道，那都是些无可奈何姑且使用的藥方。扮演最可悲角色的，就是那些受到殖民主義和

帝国主义剝削、却連眼皮下面发生的事情都看不見的蠢人。

革命的根源就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可是他們却要說是我們在輸出革命的根源。因为現在苏联离的較远，我們离的較近，他們就把一切不順从的罪过都加在我們头上，把一切革命兴起的罪过都加在我們头上，說我們使革命思想向那边滲透，說我們煽动拉丁美洲的革命，說得如此天花乱墜，就好像在拉丁美洲本来不存在革命的根源似的，就好像革命的根源不是剝削所造成的結果似的。因此，拉丁美洲人民的不安增长了，人民的忧虑和憎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情緒增长了。这就好像革命的怪影在拉丁美洲游蕩，使人重新回忆起馬克思所說过的关于共产主义怪影的話。

这使帝国主义感到不安，使反动派日益感到不安。因此仇視古巴、反对古巴的运动就发动起来了。反动派經常进行反古巴的叫囂，发出威胁，密謀策划，进行異乎寻常的活动。国务院代理人接二連三地到各国訪問，可是看来他們的运气并不佳。

于是，不断的威胁連連襲来。我們不来談論道德。誰願意浪費時間談論帝国主义的道德？誰願意拿衡量某一个斯馬瑟的道德水平有多高来作消遣？斯馬瑟是个奴隶主，是代表南方和佛罗里达州的參議員。我想大多数人都不認識他，尽管他說了許多蠢話。誰来管大多数美国众議員和參議員的道德？这群先生們花上一个月的時間談論古巴发生的事情，这群先生們对古巴发生的事大动肝火。但是你們不要以为他們生气是因为进攻古巴是不道德的事，你們不要以为他們惱火的是因为进攻古巴是对国际法和人类道德的粗暴蹂躪。你們一定听說過，美国參議員們和美国政界的最高人士一連几个星期抓头搔腦、着急万分。但是，难道你們以为这是出于道德方面的原因嗎？这是对侵略、进犯的譴責嗎？是譴責五角大樓策划了进攻，譴責中央情报局提供了財力物力和进行

了組織嗎？是譴責美國總統本人也參與了這一事件嗎？難道是為此而感到惱怒嗎？不，他們很不滿意五角大樓，並不是因為他們侵略我們，而是因為事情搞糟了。（掌聲）他們對中央情報局十分不滿，並不是因為它搞破壞活動，進行對我國人民的突然轟炸，也不是因為它殺害了古巴的婦女、兒童和男人。他們對中央情報局十分不滿，並不是因為它把成噸的黃色炸藥和活性磷運進我國。他們的憤怒也不是因為中央情報局勾結危地馬拉和尼加拉瓜的娑羅組織了雇佣軍入侵古巴。不，他們不滿意中央情報局，是因為據他們說，它“丟盡了丑”。

他們並不譴責不道德的行為。不。他們譴責的是魯莽、笨拙。他們不是分析道德問題，他們分析的是策略問題。這叫什麼道德呢？進攻別人不算壞事，打敗了才是壞事。你們以為哪一位美國參議員會為此而羞愧嗎？不。不道德的事情不會使他們羞愧，他們可以毫不知耻地公開宣稱他們是這次反對我們小國人民的海盜行徑的幫凶。他們感到羞愧，是因為帝國主義吃了敗仗，是因為在世界面前他們變成了一群道地的蠢才。他們感到羞愧，是因為不得不在世界面前承認他們整套情報機構只是一大堆廢物，（掌聲）承認他們的五角大樓正像在薩帕塔沼澤地所犯的估計錯誤那樣，也會在估計為和平而鬥爭的國家的力量方面犯更大的錯誤，既然會在小事上犯錯誤，也就有可能在大事上犯錯誤。

這是道德方面的原因嗎？

不，我們不來浪費時間討論帝國主義者的道德。帝國主義甚至不知道什麼叫做道德。假如帝國主義知道什麼是道德的話，他們就不會策劃謀害盧蒙巴，假如帝國主義懂得什麼是道德的話，他們就不會在德國武裝納粹分子，使德國新納粹主義變成甚至比它的盟國——英國和法國——還要強大的勢力。這裡有英國人或法

國人嗎？有。那末，他們比任何人都會更好地記住納粹主義對他們國家意味着什麼，記住它意味着毀滅，記住它意味着侮辱，記住納粹主義在英國和法國造成的數十萬的犧牲者。

當時誰會想到十五年後的今天，納粹的將軍們會指揮英國和法國的士兵呢？當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心中還燃燒着對納粹主義的蹂躪和侵略的憤怒火焰的時候，當法國人在解放之日在巴黎的平台上抓住最後一些納粹散兵的時候，誰會對他們說，十五年後納粹的將軍們要在英國和法國建立軍事基地？

希特勒用了他全部的裝甲師團和飛機所未能辦到的事，希特勒屠殺了千百萬人所未能辦到的事，現在美帝國主義沒有打一發子彈，沒有流一滴血就辦到了。今天，德國納粹主義的力量已經超過了法國和英國的力量，而不久以後，納粹分子指揮的軍隊將會變得同英國和法國軍隊的總和一樣強大。——請女王陛下和戴高樂原諒。

這不是我們的過錯。然而事實却是，時間僅僅過去了十五年，今天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納粹將軍們的力量比曾經受過他們蹂躪的國家的力量要強大得多，他們的話要比英國和法國政府的話更受人重視。肯尼迪先生在歐洲旅行時，一会儿和戴高樂擁抱，一会儿又和麥克米倫擁抱，這算得了什麼呢？當然，這些是國際政治上的問題，我們只不過在這裡順便分析一下罷了。

納粹的將軍們（其中有許多人的罪惡歷史是人所共知的）今天成了英國和法國領土上軍事基地的主人，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多么令人喪氣的局勢！

我們古巴人因懂得什麼是自由，感到多么驕傲！因為，難道那些政府比我們更自由么？請你們相信，如果我們這裡除美國人的基地之外還有一個納粹的軍事基地，我們會覺得十分不幸。